

摄政王妃

SHEZHENG
WANGFEI
中

叶阳岚 著

别做像我一样的人，
如果可以，就试着信我一次，
至少在这一刻，我对你，
是没有算计也无所图谋的。

潇湘书院人气大神叶阳岚
精心打造年度顶级言情巨著

我从不知道依靠别人的
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这一生，注定了要做
无往不胜的强者！

帝国皇城，风起云涌
飞沙狼烟，金戈铁马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摄政王妃

【精彩快读】

那里的一道疤，同时也是暗藏在他心底最重的一道伤。他的眉心滚烫，温度高得惊人，明乐心下一惊，下意识就想要缩回手去。宋灏却是死死攥着她的手，没有给她避让的机会，用力把她冰凉的指尖压印在他的伤口上，用自己的体温焐热。

整整十四年，他不敢照镜子，不敢去碰这道疤，每每被梦里剑指眉心的恐惧惊醒，都会手脚冰凉，全身发冷。他这一辈子经历的最可怕的事，就是那一次，不是因为那一次他离死亡最近，而是因为那个用剑指着他的人，是那个与他血脉相连的亲生父亲。

“从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疼痛了。”宋灏闭上眼，凉凉地笑，顿了一顿，突然又道：“或许有朝一日，你会让我重新知道吗？”

半玩笑的语气，还是惊得明乐身子一僵，血液近乎都要冻结在血管里。下一刻，宋灏却突然松开她的手，在她反应过来之前手掌滑到她的肩后用力将她压入怀中。

明乐的身子僵直，由他摆布，下一刻又听到宋灏的声音在头顶响起，“除了易明爵，你还有喜欢过谁吗？或许你能告诉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喜欢，又当是怎样的？应该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的吧？”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新浪官方微博：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uedu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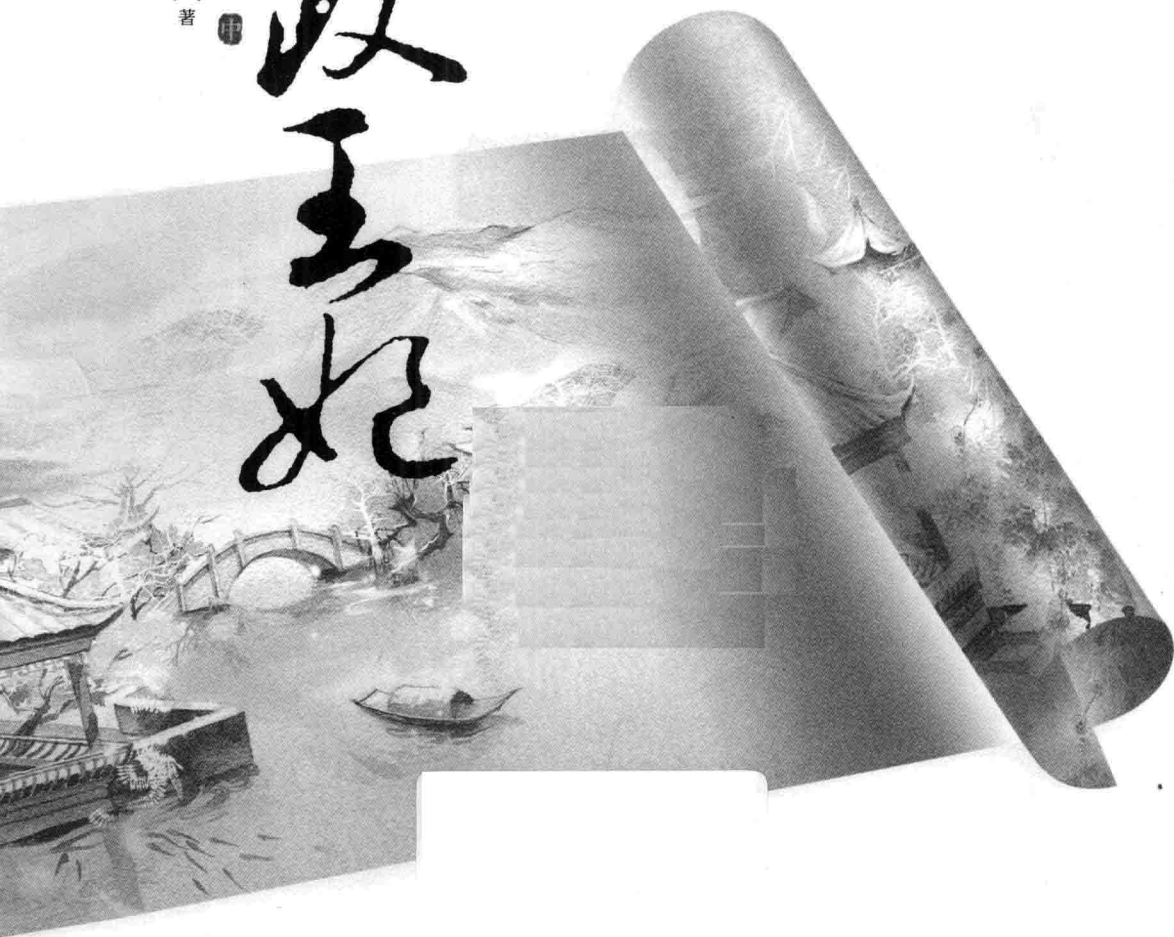
潇湘书院
XIANGXIANG BOOKS

摄政王妃

叶阳岚 著

SHEZHENG
WANGFEE

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摄政王妃: 全3册 / 叶阳岚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819-2

I. ①摄…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3648号

书 名 摄政王妃
作 者 叶阳岚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孙红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孙红彦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68千字
印 张 51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19-2
定 价 85.00元 (全3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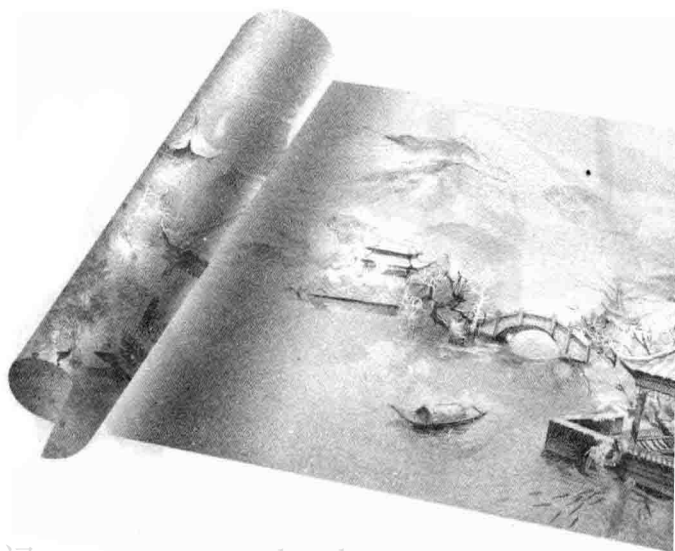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摄政王妃

CONTENTS 目录 ● 上 ● 册

- 楔 子 / 1
- 第 一 章 侯门孤女 / 7
- 第 二 章 寿筵风波 / 30
- 第 三 章 手起刀落 / 55
- 第 四 章 报应不爽 / 81
- 第 五 章 牛刀小试 / 110
- 第 六 章 一笑倾城 / 136
- 第 七 章 耍狠斗恶 / 162
- 第 八 章 宫闱之争 / 187
- 第 九 章 杀子之仇 / 214
- 第 十 章 逼娶平妻 / 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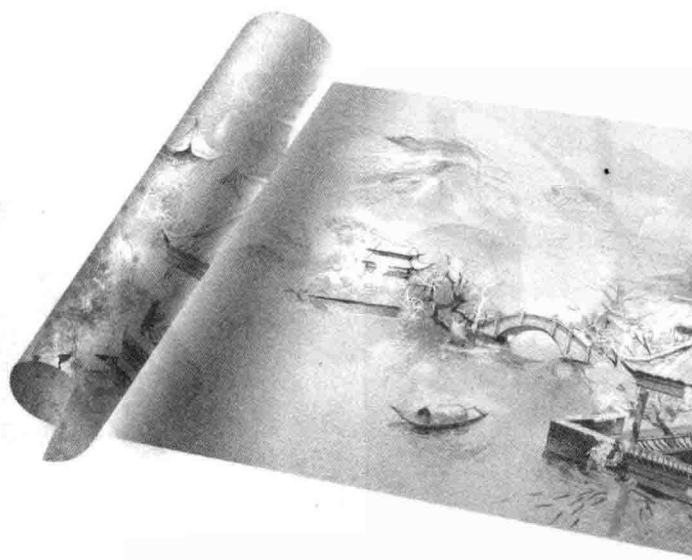
摄政王妃

目录

CONTENTS

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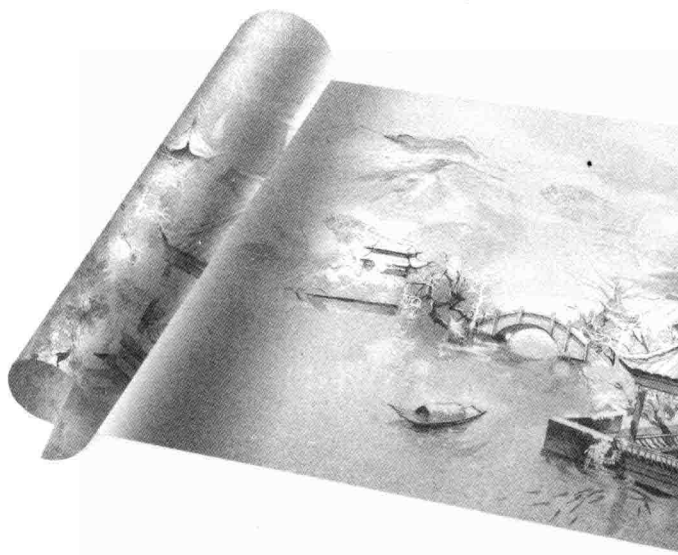
- 第十一章 刀枪不入 / 267
- 第十二章 母子之争 / 293
- 第十三章 义阳公主 / 319
- 第十四章 信我一次 / 347
- 第十五章 太后之心 / 374
- 第十六章 千里追杀 / 400
- 第十七章 一吻惊心 / 428
- 第十八章 有多喜欢 / 457
- 第十九章 乾坤颠覆 / 485
- 第二十章 锋芒毕露 / 511



摄政王妃

CONTENTS 目录 下 册

- 第二十一章 他得活着 / 537
- 第二十二章 试着信我 / 562
- 第二十三章 为你珍重 / 587
- 第二十四章 侯府命案 / 614
- 第二十五章 十面埋伏 / 641
- 第二十六章 险入南疆 / 672
- 第二十七章 素手乾坤 / 699
- 第二十八章 大仇得报 / 725
- 第二十九章 焚天之怒 / 751
- 第三十章 盛世花嫁 / 776



第十一章 刀枪不入

主仆俩快马加鞭，一路往殷王府方向疾驰而去，小半个时辰之后，两人在殷王府的后巷外面下马。长安敲开了门，只说两人是周管家的远亲，把门的老汉睨了两人一眼，道了声“稍等”，就又砰的一声合上了大门。

吃了闭门羹，明乐也不介意，侧身从台阶上退下来。长安伸手过去扶了她一把。

明乐微微一笑，凤目斜飞，看似不经意的目光微微一瞥，低声问道：“他们跟过来了？”

“是！”长安道，不动声色，把她扶着往门边挪了挪，“人没进巷子，应该没有恶意，不过咱们的行踪肯定是暴露了。”

“没关系！”明乐莞尔，不甚在意地露出一个笑容，不再多置一词。

那老汉只去了半刻，不多时就听见门内重新传来脚步声。大门重新打开，明乐上前一步，却意外发现里面探头出来的竟是宋灏的贴身侍卫赵荣。

“赵侍卫？”明乐微微诧异。

“见过姑娘！”赵荣恭敬地拱手一礼，直接开门让路，“姑娘请进。”

“嗯！”既然是赵荣亲自过来，就还省了从周管家处通传一遍的麻烦，明乐也不矫情，略一点头就带着长安跨进门去。赵荣并没有马上关门，而是谨慎地探头要往外看。

“有两条尾巴，一路跟我们到这里。”长安抬手拦了他一下，如实相告，“小姐没让动他们。”

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赵荣忍不住心头一紧，不过也没说什么，只和长安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就关了门，引着明乐主仆往宋灏住的院子走去。

“怎么是你过来了？你家主子知道我今晚过来？”明乐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四周景色，一边问道。

“是，王爷听闻姑娘下午随易老夫人入宫了，入夜就安排下来，让属下注意着门房的动静了。”赵荣回道，脚下不停，急匆匆地往前走。

这样说来，宋灏应该也是料到此刻她被人盯上了，所以才按兵不动，没有主动去侯府找她了？明乐心里默默权衡，又把之前的揣测确定了三分下来。

赵荣取了捷径，引着明乐主仆一路前行去了宋灏的住处。明乐在院子外头驻足，

仰头瞧了眼拱门上方“柳月轩”三个大字。

赵荣回头看着她脸上狐疑之色，心中了然，便主动解释道：“上次的事情之后，王爷就从原来的院子搬出来了。”

原来如此！不过就是因为纪红纱用了他的屋子罢了，这男人还真是够别扭的。明乐玩味一笑，也不再追问什么，只对长安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吧，我去去就来。”

“是，小姐。”长安垂首应下，直接站在了院外。

明乐提了一角裙摆快步进了院子，刚进门，刚好赶上赵毅从宋灏的书房里躬身退出来。

听闻身后的脚步声，赵毅回头见到是她，就让到了一边。明乐与他略一颌首，款步跨进门去。

宋灏的书房布置十分简单，外间一张大的书案，挨着墙角几个巨大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着许多的书籍，然后就是一些精致的花架上摆着长青的灌木、盆景。一眼看去，这整间屋子简陋古朴之中又显得葱郁而清新，却是完全不适合宋灏这人的性格。明乐心里暗笑一声，随手带上门。

案后宋灏正埋头于桌前奋笔疾书，听闻动静，稍稍抬眸看了一眼。见到是明乐，也没有多少意外，手里握着笔随意一指旁边一架檀木镂空雕刻而成的屏风，道：“里面有桌椅，你先进去坐会儿。”说完，也不等明乐答应就又兀自低头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

明乐从他跟前走过的时候略略瞟了一眼，确认他应当是在回复南疆过来的战报那一类的东西。

宋灏处理公务的样子十分专心，一张犹若冰玉雕刻而成的俊美脸庞看上去像是完全不染尘世喧嚣，更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容亵渎。

这个男人，当狠的时候狠，偏生了这么张颠倒众生的面孔来迷惑世人，当真是暴殄天物！明乐心中感喟，面上却是不显，径直绕开那屏风进了里面的内室。

内室的布置和外间的书房属于同一种风格，十分的简单。当中一套圆桌木凳，靠墙的位置摆放着一张黄花梨木的雕花大床，和房里幔帐同色的米黄色床帐用银钩挂起，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

正对面的窗子半开，夜风灌进来，拂着窗前两株大叶灌木的枝丫，晚风送进来的气息，就隐隐带了几分植物的香气。如果忽略了外室那个浑身都透着危险气息的男人，置身于这么一片天地之间，倒是不让人生厌。

明乐绕开桌子走到窗前，抬手细细地抚摸那植物宽厚肥嫩的叶片，心里隐约回忆着——上一次，她在宋灏之前用过的那间卧房里见到的似乎也是这一类色调的植物。

正在失神，身后突然传来杯盏的磕碰声。明乐急忙收敛心神，转身，却发现宋灏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进来，正坐在圆桌旁边取了杯子斟茶。

“白天的事情，失手了？”宋灏道，头也不抬，唇角勾勒出来的一丝笑容没有惯常的冰冷，却怎么看都带了几分幸灾乐祸。

“也不算，虽说不尽如人意，但至少也不是完全无功而返。”明乐抿抿唇，随手拨弄了那盆景两下，然后抬头一边慢条斯理地打量着这间屋子，一边道：“今天随祖母一起进宫去见了太后，我才发现，殿下您和太后娘娘在喜好上原来如此相似，太后宫里的帐子，也都是这般颜色的。”

因为宋灏常年领兵在外，所以他和姜太后的关系并不十分热络，难得亲近，这一点不算什么秘密。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以前明乐也未多想，可是这段时间里，她却开始没来由地付度起这件事来。

那一次在万寿宫的佛堂，宋灏特意避开姜太后不见，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想来他却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

明乐承认她是刻意提起姜太后来试探宋灏的，但是宋灏的表情却很平静，波澜不惊地端起杯子饮了口茶，那表情，完全像是在听关于一个陌生人的事。

明乐的眉头皱了皱，提了裙子挪回桌旁，在他对面坐下。

宋灏这才抬眸，认认真真的看她，“怎么？又在我面前玩这种试探人的把戏？”他笑，优美的唇线扬起一个浅淡的弧度，不深不浅，刚刚好，又是那种邪肆而冷魅的味道。

明乐心里无奈。在这人面前，她想要完完全全占上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怎么会？我怎么敢在殿下面前班门弄斧？”明乐深吸一口气稳定情绪，抬手从他手边提过茶壶倒水，正色道：“只不过昨天殿下你在马车上和我说的话，我觉得似乎已经应验了，为了防止死得不明不白，不得已，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要和殿下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的。”

“哦！”宋灏淡淡地应了声，又若无其事地垂眸呷了口茶。

明乐倒了茶却不喝，捧在手里，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只是他长长的两排羽睫下一片微弱的暗影。

明乐也不和他绕弯子，直接开口道：“你昨天说会有事情连累我，指的应该就是太后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天我从宫里出来之后那些尾随我的人，应该就是太后娘娘的眼线了，对不对？”

宋灏莞尔，垂眸看着手里杯盏，不答反问：“明知道有人跟踪，你还有恃无恐地过来？存心要拖我下水？”

果然是姜太后！

“也不尽然！”明乐笑笑，眼睛里却没有笑意，“现在我需要殿下回答我，太后她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

宋灏抿抿唇。明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也不知道是难以启齿还是觉得荒唐，半天之后他才冷不防自嘲地舒一口气，笑了出来道：“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一点误会。”

“什么误会？”明乐的目色一沉，脱口追问。

“因为——”宋灏隔着桌子左看右看她的面孔，墨黑如玉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笑意。

他这样一拖再拖，明乐已经明显不耐烦，眉心拧起了好大一个疙瘩。虽然心里笃定他对自己不可能存有绮思，却还是被他看出了几分不自在，略略往旁边别过眼去。

宋灏见她恼了，这才有所收敛，神色突然一黯，慢慢说道：“她以为，你是我的人！”

明乐怔愣片刻，因为这暧昧不明的几个字，脸颊竟然不觉爬上一抹红晕来。姜太后以为她是宋灏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她知道自己和宋灏之间的往来？还是知道在纪红纱和萧澄的事上，两人私底下合力做的小动作？

等等！姜太后是宋灏的亲生母亲，即使知道她和宋灏之间有过合作，哪怕是爱屋及乌，也万没有理由来为难她的。

“这是什么意思？”明乐沉着脸，几乎是全神戒备地望着桌子对面的宋灏，“是因为萧澄的事惹恼了她？”

“不是！”宋灏微垂了眼眸，唇角一点笑容恰到好处，让人拿捏不住真实的情绪，“因为之前我做的一些事情让她产生了错觉，她以为——”宋灏说着，突然一顿，片刻之后再抬头。

两个人，四目相对，明乐心神一凛，下意识就想回避，然而还是晚了一步。紧跟着就听见宋灏似笑非笑的声音飘了过来，“如果你做了殷王妃，那么她握住你，手里就相当于有了掣肘我的筹码了！”

明乐如遭雷击，全身的血液凝固，脑子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她原以为宋灏所谓“你是我的人”是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的，却不承想，他真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简直荒唐！

“呵——”明乐左右看了看。她觉得好笑，想着就真的忍不住笑出声音，然而她自己兀自笑了两声之后又更觉得滑稽，胸口隐隐有些堵得慌。

宋灏也是难得见她这样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本来也正因为这事儿不快，这会儿胸中的郁结之气却是一扫而空。

“这段时间，老大一直在不断找借口拖延我返回南疆的行程，并且想方设法在我军中动手脚，想要趁机找人取代我，进而收回南疆守军的兵权。”宋灏说道，心情却似乎很好的样子，“但是南疆那里蛮夷作乱，一直都不安定，现在纪浩渊等人一离开，他再要强留我在京城，理由就未免显得牵强了——”

“所以呢？”明乐忍不住出言打断他的话，“因为你和我之间有过交往，所以他突发奇想，异想天开地想要用我来牵制你的举动？或者拖延你返回南疆的行程？”

“南疆人最近频频生事，保不准马上就要有大的动作，这一次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把我拖在盛京的。最迟也就半个月吧，我便要离京。”宋灏低头把玩着手里杯子，勾了勾唇角，“如果你真是我心里属意的王妃人选，那么就只需要双方定下婚约，然后他们便可借口你尚未及笄，将你强留在盛京。”

宋灏的话没有说得明白，明乐心里已经了然。如果她是宋灏的软肋的话，那么孝宗拿捏住她，宋灏就怎么都不能逃出掌控之外了。可是宋灏这人到底有没有软肋她不好说，但再怎么也不能是她！

“那你准备怎么办？将计就计？”明乐心里冷笑，漠然面对宋灏。

这人阴损得很，孝宗的这个如意算盘明摆着是要打空，对他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可一旦自己被卷入局中——那才当真是无妄之灾！

“就算我想要将计就计，也先得要保证你会听话不是？”宋灏在她虎视眈眈的目光逼迫之下忍不住轻声一笑，“我本来是想等你把自己府里的事处理好了再跟你说这事儿的，奈何人算不如天算，今天你竟然误打误撞地先进了宫去——既然已经被盯上了，索性我也就说个明白吧，我想先听听你的意思。”

她的意思？这种单方面吃亏受累的事，她当然是不肯做的。可是跟孝宗那人，又有什么道理可讲？

“殿下，您该不是故意让人误会，要拿我做挡箭牌的吧？”明乐胸中郁结，再看宋灏的时候从神情到语气就都透着犀利。

“我要选也会选一枚听话的棋子，把你推出去，对我有什么好处？”宋灏冷嗤一声，却也不为她的讽刺而生气。

明乐心里千头万绪。姜太后和孝宗那些人，她还不想和他们打交道，这件事，当真是相当的棘手。

“那你有什么打算？”束手无策之下，明乐只能暂时放平了心态。所谓闺誉声名什么的，她统统不在乎，但是被卷进皇室争斗的核心里，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件事。

“办法是有一个，但你肯定不同意。”宋灏道。

“什么办法？”明乐蹙眉，心里却已经凉了半截。宋灏说行不通的，必定就真是行不通。

“先发制人！”宋灏道，“趁着现在，他们还没有采取动作之前，由我出面先把事情挑明，然后，你随我一起去南疆！”

“去南疆？”

“对，去南疆！”宋灏重复，神色认真地看着明乐的眼睛慢慢说道：“我知道你在这里还有心愿未了，可我最多可以承诺你一个三年之期，最迟三年，我送你回到这里，让你权势滔天，来完成你未了的心愿。”

三年？她已经等了一个三年，难道还要再等三年吗？而且如果她走了，明爵又该怎么办？明乐紧绷着唇角一语不发。

宋灏看她这副表情，便是露出了然的神色，略略吐出一口气道：“这件事我也始料未及，但在目前为止，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明乐不置可否，捧着手里茶碗长久地沉默。

半晌之后，她突然意味不明地笑了笑，抬头看向宋灏道：“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今天你给我一个明白吧。”

“嗯？”宋灏微微诧异，眉峰一挑，递给她一个询问的眼神。

“是太后娘娘！”明乐直白地开口，目光灼灼地逼视他的脸孔，“你跟太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亲母子，为什么我看在眼里的却是你们母子形同陌路？别跟我说帝王之家本该如此，如果她只是和你关系疏离并不亲厚，现在也断轮不着她派人来监视我。你说孝宗在算计你手里的兵权？那么太后娘娘呢？她正在算计的又是什么？”

宋灏是先帝德宗唯一的嫡子，按理说他才应该是皇朝储君的不二人选，奈何姜太

后怀她的时候先帝年事已高，并且早就立了皇长子，也就是宋灏口中所谓的“老大”孝宗为太子。

宋灏五岁那年，先帝驾崩。

当时朝中有一部分臣子极力拥护拥有嫡系血统的宋灏，并且趁着宋灏年幼无知劫持了他，想要强行将他推上帝位，进而引发了十四年前的那一场内乱。

据说当时是姜太后站出来，力挽狂澜，以国母之威震慑朝臣辅佐了孝宗继承大统，从而平定了那一场浩劫。也正是因为这样，孝宗才对这位不是他生母的太后感激不尽，礼让尊敬，从而奠定了今时今日姜太后在后宫之中的地位。

而在那一场内乱过后两年，时年才满七岁的宋灏就被送离京城，跟着他外公在南疆军中历练，一去十数年，就算是逢年过节他都极少回京。

金尊玉贵的皇子，一个年仅七岁养尊处优的孩子，据说他被送走的时候身体还不是很好，就那样突然被迫背井离乡去到瘴气横生的荒蛮之地，可想而知，宋灏他能平安成长到今天是何其不易。

只是在当初送他走的时候，孝宗等人谁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还有机会长成，并且凭一己之力在军中立威，承继他外公骠骑大将军之职，成为手握重兵、人人敬畏的一朝亲王。

大约还是忌惮着当年的那件事，所以孝宗对他一直都很忌讳，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时隔多年，为什么姜太后还会那么坚定地站在孝宗的立场，帮着他打压自己的儿子？

要知道，以孝宗的为人，若不是宋灏手里有南疆的军权让他有所顾忌，对于这个眼中钉的弟弟，他怕是一日也容不下的。

虎毒不食子！姜太后这般行事却是万万说不过去的。

“横竖她也不是站在我这一方的就是了。”宋灏避重就轻地勾了勾唇角，从桌旁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明乐身边，居高临下，以一种审视的姿态看着她。

明乐唇角扬起一丝笑容，仰着头不避不让地回望他，“那王爷的心到底是有多大？能逼得太后娘娘不顾骨肉亲情，与你倒戈相向？”

“这个不重要。”宋灏一笑，紧跟着却是话锋一转，以指尖勾起她的下巴直直地望进她璀璨如星的眼眸当中，“要不要试一试，和我走一样的路？与其在别人的打压下求得一线生机，何不进一步，站到一个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去俯视他们？”

那是天底下唯一最为接近自由的位置，为了摆脱眼下的束缚，最好的出路。

两个人，四目相对，那是第一次，明乐觉得她是真实地望进了这个男人的心里去了，看到了那里浩瀚无边、波澜壮阔的风景。

她暗暗心惊，惊悸之余，心里又似是有一种难言的悸动。

原来，这个人才是宋灏！那冷傲狂狷的男子，掩盖于这副冰雪皮囊之下，如此决绝而狠厉的一颗心！

“不！”最初的悸动过后，明乐淡然隔开他的手，神情冰冷地拒绝。

她起身，决绝而坚定地往外走。

宋灏站在原地未动，手指还保留着那个姿势留在空气里，指尖上似乎还存留着那种滑腻而馨香的触感。

明乐一步一步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开门之前又突然顿住，声音淡漠地传来，“我不能和你走一样的路，我要的一切，都不需要别人来施舍，或许有一天，我会站在与你对等的位置平行地看你，但是，你跟我的路，终究是不同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推门走了出去。

平阳侯府。

彭修一夜未眠，从京兆府大牢里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靠在案后宽大的座椅上闭目养神。黎明时分，院外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彭修眉心一跳，猛地睁开眼。

天色朦胧，有些氤氲不明，不一会儿门外就传来陈立的敲门声，“侯爷，您在里面吗？”

“嗯！”彭修淡淡地应了声，“进来吧！”

“侯爷！”陈立推开门，神色凝重地快步走进来。

“怎么？”彭修见他这副表情也是微微诧异，随即唇角微扬，勾勒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来，“把人跟丢了？”

因为断定了明乐背后一定有一只幕后黑手操控，所以从宫里一出来，他就从自己的探子里面选出两名顶尖高手，安排去跟踪明乐，顺藤摸瓜，等到明乐去和人接头的时候把人揪出来。可这件事，出于私心他并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所以一开始他对牢里的钱文山两人也就存了灭口的心思。

“不是！”陈立道，说着脸色便显得难看，他像是十分难以启齿的模样，犹豫片刻才沉痛地开口道：“安排在易九小姐那里的两个人，被杀了！”

“什么？”彭修一惊，性格再怎么沉稳，这一刻他也难免失态，猛地绷直了身子坐好，“什么时候的事？”

“具体不是很清楚，应该就在夜里。”陈立道，一筹莫展，“因为整个晚上一直没有消息传回来，丁六觉得奇怪，过去看时才发现两个人都死了，应该是被人偷袭狙杀，对方的身手极为利落，皆是一刀毙命。”

那两人的身手彭修再清楚不过，即使是暗袭，能在一招之内结果两人的，对方的实力都不可小觑。

“是她身边那个护卫做的？”彭修问，手指敲着桌面，心里却已经暗暗否决了这一点猜测。

他知道长安的身手了得，却也不觉得仅凭长安一人就能无声无息地把他精心训练出来的密探精英斩杀，甚至不给他们传信出来的机会。

“有可能，不过就算是他，那他一定还有帮手。”陈立道。

“怎么？”彭修沉吟一声，抬头递给他一个询问的眼神。

“易小姐身边的那个侍卫用的是剑，但咱们损失的两个人里，只有一人受的是剑

伤，另一个人身上的致命伤应该是短刀一类的武器所致。”陈立回道，试着提醒，“尸体丁六已经带回来了，侯爷要不要亲自过目？”

“不用了。你看着处理干净吧！”彭修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沉默片刻才又重新抬头，“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

“在武安侯府的后巷。”陈立道，说着眉头不觉皱得更紧，“丁六说他去时尸体就扔在巷子里，也没人处理，这一点很反常。”

怎么说也是盛京之内，天子脚下，即使是杀人灭口，也要毁尸灭迹的，否则尸体就那么堂而皇之地扔在侯府后巷，官府追查起来，肯定是要牵连到易家的。

易明乐很照顾老夫人的心思，这事儿却不像是她做的。

“这样看来，的确是有些说不通的，难不成是那个丫头要借此向我示威的？”彭修沉吟一声，从案后起身挪到旁边的多宝榻前轻敲了两下上面摆着的一对做工精致的青瓷花瓶。

陈立跟过去，从旁边观察着他的脸色，等他进一步的吩咐。

彭修沉默了一阵，然后缓缓地吐出一口气，玩味笑道：“两具尸体，都在同一处发现的。”

陈立倒抽一口凉气，突然有种如梦初醒时候的惊惧紧张感。

“是属下疏忽了。”他上前一步，神情很有几分惶然，“他们两个都是老手，按理说应该一个守在前门一个守在后巷的。”

“所以说，昨天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才把他们一起引到后巷去的。”彭修道，目光冷凝之下，唇角那个翘起的弧度却越发张扬起来，一下一下慢慢敲着指下花瓶，“到底是什么事？”

是明乐发现了他安排的人而有意为之，还是昨晚易明乐有过异常的举动才把这两人一起引到了后巷？如果是后者，昨夜那丫头从后巷出现过的话，那她又是去见那个人了？

好好的一条线索，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断掉了，彭修心里突然凭空起了几分烦躁之意。

“侯爷，武安侯府那里，要不要重新安排人——”陈立试着与他商量。

“不必了！”彭修哼出一声冷笑，神色幽远，舒出一口气，“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现在他们一旦起了防备，以后就更不会给我们可乘之机，何必做这些无谓的牺牲？”

“那——”陈立摸不准他的心思，还是犹豫，“就这么不管了吗？”

“敌暗我明，此时形势，要硬碰硬本来就是对我们不利。”彭修道，一甩袖重新走回案后靠在太师椅上坐下，正色道：“京兆府地牢里那两个人处理好了？”

“是！一切都按照侯爷的吩咐做了。”陈立道，“那钱文山的尸首已经秘密送去了化人场，还有他那个同伴的底细也查清了，土生土长的盛京人，就是拿钱替人消灾的杠头，偷鸡摸狗的事情是做了不少，但没有有价值的线索留下来。”

若是别人，想要找到钱文山这么个人来配合着做戏可能难如登天，但八方赌坊之

内最不缺的就是达官贵人之间形形色色的隐秘，昌珉公主宫里发生的事情，自然也不例外。

“找出这么两个人来，真是煞费苦心了！”彭修冷笑。

一个失心疯什么都不知道的钱文山，一个背景复杂却一无是处的市井混混，再利用了一把昌珉公主急于息事宁人的心态把人灭口——好一个天衣无缝！

“走吧，既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我也得亲自走一趟京兆府跟顾大人打个招呼把这案子结了。”彭修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袍就跨出门去。

因为事关昌珉公主的名声和皇室的声誉，这件事自然是捂得严严实实的，顾大人听说彭修要结案，也是松了一口气，二话没说就把相关的所有记录一并销毁了。

彭修道了谢，刚回到平阳侯府，就看到丁六火急火燎地从门内迎出来，满头大汗道：“侯爷，属下刚刚得到消息，昌珉公主一大早带着侍卫出宫，去了城外军营了。”

当时目睹她被人凌虐的其他侍卫和衙差已经被彭修下令处置了，但是众人之中却还有一个彭修身边跟了多年的心腹陈成。

事发之后彭修就将他紧急调离身边，送到了城外军营里，不用想也知道，昌珉公主出宫肯定是为着他的！

为了遮丑，虽然顾大人是朝廷命官她一时动不了，但陈成，她却绝对不能轻易放过。

彭修纵然再怎么有城府，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也绝难再维持惯常的冷静。

“没一个省心的！”几乎是气急败坏地低吼一声，彭修的眸光一敛，刚要转身，内院就又见一个婢女疾步奔出来，如释重负道：“侯爷您可算回来了，可把夫人急坏了，宫里昌珉公主的教养嬷嬷来了，夫人请您过去。”

彭修脚下步子猛地一顿。

“只怕是公主有意为之，特意叫人过来绊住侯爷的，好方便她对陈成下手！”陈立和丁六对望一眼，心急如焚。

彭修略一沉吟，冷静地对那婢女吩咐：“你去告诉母亲，就说我换了衣服就来。”

“是！”

“侯爷，陈成那里怎么办？”丁六焦急道，脑门上也开始往外冒冷汗，“想不到昌珉公主准备得这么充分，这一次她想是志在必得了，怎么会把人派到咱们府上来了？”

昌珉公主现在哪有那个闲情逸致去寻思布局？分明就是有人给她支招，非要拿下陈成不可！陈成和陈立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人当真是狠绝了要断他臂膀，不让他好过。

“丁六，你先走，去军中把陈成藏起来，我随后就到。”彭修心里冷笑一声，藏在袖子底下的手指不觉收紧。

他要保住陈成，不仅仅是保住自己的左右臂膀，更重要的——

他现在也是跟幕后布局算计他的那人杠上了，在昌珉公主的事情上，他俨然已经输了，眼下这一局，无论如何也要扳回来。否则，不仅仅是颜面无存，他连这口气都咽不下去。

“那如果公主强行要人呢？”丁六还是担心。什么人都好应付，偏偏这个昌珉公

主，身份特殊，还是那么个脾气。

“她要人就随便给她一个。”彭修道，不耐烦地冷哼一声，“她再霸道，也不敢公然在军中把这事儿往大了张扬，你按我的吩咐去做了就是。”

“那好，属下现在就去！”用力一点头，丁六扭头出了门。

彭修目光冰冷地盯着他的背影，唇角那一点冰冷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一般经久不散。

先是怂恿昌珉公主大闹京兆府大牢，杀人灭口，然后又把陈成的下落透露给昌珉公主，一边怂恿昌珉公主去军营拿人，一边让张嬷嬷找上门来，绊住他，从头到尾，完全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还当真是遇上高手了。

打发了陈立先去备马，彭修先回房换了件衣裳，出来的时候却在花园碰到了易明真。从前一天事发之后，他们夫妻这还是头一次碰面。

易明真明显是哭过，虽然上了妆，还是能看出眼圈周围的红肿，且脸色十分不好，憔悴得像是一夜没睡。彭修见到是她，已经自觉往旁边错开目光，旁若无人地继续前行。

易明真挡在花间小径的正中央，却未想过他会一声不吭从自己身边走过去。

“彭子楚，你给我站住！”一怒之下，她霍地回头，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怒喝一声。

彭修却仿佛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话，脚下步子稳健，走得分外干脆。

易明真见他这样一副模样，胸中压抑了一整夜的委屈突然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她眼眶一热，猛地快跑几步追上去，不由分说一把拽住彭修的袖子，柳眉倒竖，怒声道：

“彭子楚，我叫你站住，你听见没有！”

彭修被她大力一拽，领口处都被拽开了一大片，露出里面花白的里衣。

易明真像一只发了狂的野兽瞪着他。彭修却只是面无表情地回望她，眼睛里的淡漠，看得人心里发凉。就这样，夫妻两个苦大仇深得如死敌一般彼此对视。

半晌，彭修由鼻息间哼出一声鄙薄的笑意，轻声道：“你说什么？”

等了这么半天，易明真完全没有想到他最后出口的会是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什么？”她一愣，一时间似乎有些反应不过来。

彭修的目光从她的脸上落回自己的袖口，眼神锐利，刀子一般。易明真心里一颤，下意识想要缩手，但是为了不至于在气势上就先输一截，她便强打精神，死死地拽着那一片衣料不放。

“昌珉公主的事，你答应了？”她问，竭力压抑住胸中喷薄的怒意和止不住的颤抖。

孝宗下的命令，即使现在圣旨还没有明确颁下来，但无可否认，这件事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她苦心经营多年的婚姻，她不择手段从易明澜手里抢来的夫君，原以为高枕无忧了，凭什么就要这样莫名其妙地分给别人一半？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下场，当初她又何必那般不依不饶，非要除掉易明澜？彭子楚这个男人，是她的，是她的啊！

为什么兜兜转转总要枝节横生？是别人也就罢了，还偏偏是个身份地位都远在她之上的昌珉公主，这岂不就是明确要她把半壁江山拱手让人？或者，不乐观地说，总